

图片提供：本刊资料室



布什政府对外决策层的分歧负面影响着中东危机

柯林·鲍威尔：

遭遇不可能任务

■ 在巴以危机眼看要失控的情况下，一向以“和事佬”自据的美国终于又走上了前台。然而，手无利器又内外受制的鲍威尔要想通过一己之力摆平这场危机，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面对的不仅是已杀红了眼的沙龙和宁死不屈的阿拉法特，更有自己后院的那些时时作梗的强硬派势力。

□ 卢林

美国二战后历届政府在对
外政策上每每存在着以
部门和部门首长为对头的政见分
歧或私人纠纷。布什政府也
未能免俗，它的对外决策

层公认有温和强硬两派之分。这本来不足
为怪。值得一提的是，布什政府中总统和
副总统与强硬派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为伍，因此以国务卿鲍威尔为代表的温和
派不但占少数，而且处于政治上的劣势。
这种劣势曾一度有所改善。但以“9.11”为
转机，强硬派冲上前台，温和派则转入幕

后。

以上因素，加上布什政府上台伊始
在中东政策上的退缩，“9.11”以来强硬
派得势后推行的僵化生硬的布什主义对
外政策和布什本人不合时宜的说三道四，
激化了两派的矛盾，导致了这场中东危
机。



■ 面对这场棘手的危机，鲍威尔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危机眼看要失控的情况下，布什将一直持温和政见的鲍威尔推出来收拾残局。乍一看温和派又成了对外政策的主角。仔细一想不然：推鲍威尔出线是强硬派以退为进，给鲍威尔安排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此论何据？

我们看布什给鲍威尔的任务：停火，以色列撤军，巴解停止恐怖攻击，为政治解决巴以冲突的谈判奠定国际的和区域的政治基础。这些任务中，停火相对容易，但也是最没有意义的。而后面几项，就目前的气氛，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使命。这里面有历史的原因，有巴以内部政治的原因，有感情心理的原因。我们这里要指出的是布什政府内部的原因。挑明这个原因的意义是，中东问题要获

■ 在布什主义的阴影下，中东危机解决的前景显示十分渺然。



得解决，美国的政策必须做相应的调整。

鲍氏此行不但没有尚方宝剑，反而受到了种种牵制，使他难以取得冲突各方的信任。

鲍威尔本人对强硬派一味支持以色列很不以为然。这一点冲突双方心里明明白白。从以总理沙龙的角度看，既然鲍氏对以色列不亲，以色列也没有必要用撤军来桃李相报。从阿拉伯国家角度看，鲍氏在对中东政策上显然在布什政府中并不得宠。鲍氏言不由衷的讲话反映的是布什政府中的主流观点，而他的真实想法又与布什主义相佐。所以能从鲍氏那里得到什么，还不能盲目乐观。

美国政要在危机过程中的言论和对鲍氏此行的安排，也无助于在冲突双方树立公允的形象。鲍威尔出行，唱的是温和派的戏，伴的是强硬派的基调。在宣布鲍出



行的讲话中，布什对沙龙和阿拉法特各打五十大板，但稍有修养的人都能听出反阿拉法特的基调来。再看鲍威尔的行程安排，先在温和派阿拉伯国家走一圈，意在游说对阿拉法特施加压力，然后才不紧不慢赶到耶路撒冷，明的是给以色列一个星期时间完成军事行动。美国亲疏如此分明，鲍氏再怎么有魅力也难让以色列退兵，让阿拉伯国家诚服。

对布什主义的不同解释注定鲍威尔此行难以成功。

布什主义究竟在巴以冲突中适用与否，如何运用，连布什自己也讲不清。但按照布什主义的逻辑，哈马斯就是在巴勒斯坦的本·拉丹，巴勒斯坦就是中东的阿富汗，而阿拉法特政府就是中东的奥马



尔。此类十恶不赦，本应趋势斩草除根，以消后患。这一点，强硬派并不隐讳。布什和切尼多次公开声明阿拉法特对中东的恐怖活动负有责任。他们毫不隐满对阿拉法特的不信任。强硬派的难言之隐是为了对付伊拉克，美国不得不向强盗低头，与魔鬼打交道。这就开了布什主义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先例。就鲍威尔而言，他恐怕自己也还没有吃透布什主义的精髓。如果一定划线站队的话，他最多能算一个布什修正主义。他的难处是他在美国对外政策上必须在布什主义的框架里在巴以之间斡旋。而他的调解对象，一个是原教旨的布什主义者，一个是布什主义逻辑上的敌人。

沙龙是布什主义的原教旨信徒。他把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视为样板，尊为衣钵，誓将布什主义至少落实到巴勒斯坦的每一个角落。对他来说，美国要他撤军，要么做秀，要么就是实足的虚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如果是做秀，那以色列何必拿者鸡毛当令箭，将自己国家存亡的事当儿戏。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恐”半途而废对以色列是不可接受的，也是不符合布什主义的精髓的。所以，

停火撤军都必须以消灭他所谓的恐怖分子为前提。至于和阿拉法特政治解决，这只有几个可能，一是改变恐怖主义的定义，二是修正布什主义，三是服从美国的战略大目标。前两项将使目前的军事行动失去基础，后一项也必须以以色列眼前的安全为依托。所有这些可能性，目前看都相当遥远。美国强硬派同情沙龙，对他把布什主义教条化并因此而损害了美国反恐的大战略，也只能暗自叫苦。所以美国对以色列，一是不愿狠压，二则也不能狠压。

阿拉法特老谋深算，其经历远远厚于布什。布什主义的含义他不会不清楚。只

要布什主义不改变，只要巴以政治解决不落实，阿拉法特迟早成为美国的盘中餐、阶下囚。但改变，哪怕修正布什主义又谈何容易。君不见国会上下，挑战布什主义的不多，抨击布什修正主义的不少。美国政坛主流对阿拉法特并不看好，与之打交道充其量也不过是权宜之计。在这种环境中，阿拉法特对和谈又岂会抱太多的幻想。

起。此外，调解成功自然能加强温和派的决策地位。但是，如上所述，温和派在布什政府中孤掌难鸣，不占优势。对强硬派而言，鲍威尔之行无论结果怎样，对他们是好坏参半。成功了固然在反伊拉克战争准备过程中会减少一些麻烦，但它也会导致一些问题。

首先，调解本身就证明布什主义有漏洞。调停成功更会突出温和派方法有

效。其次，政治解决非一朝一夕能完成。如若承认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对反伊拉克战争绝对必要，而阿拉伯世界又认为巴以冲突是区域问题的焦点，那在政治解决巴勒斯坦之前，打击伊拉克就很难进行。强硬派不愿等那么长时间。相反，调解失败可证明温和派也没有灵丹妙药。强硬派则有可能趁虚再度得势。事实上，强硬派并不认为争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是反伊拉克战争的必要条件。只要阿拉伯国家不积极反对美国，美国就有足够的实力去收拾萨达姆。因此对强硬派来说，他们并没有很强的



■ 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在中东政策上的退缩，激化了这场危机。因此，虽然鲍威尔此次中东之行施出了浑身解数，但最终还是只能无功而返。

鲍威尔之行，必然直接或间接的解释澄清布什主义。但面对一个原教旨的沙龙和一个布什主义定义为敌人的阿拉法特，要让他们相互让步，实在是难为鲍威尔了。因此在布什主义的阴影下，巴以政治解决的前景十分渺然。

鲍氏调停没有一个统一可靠的国内政治后盾。

对控制中东危机最关心的是布什政府中的温和派。温和派将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和协作视为下一步反恐行动的必要条件。中东危机不解决，反伊拉克战争无从谈

动力来促成鲍氏调解的成功。

综上所述，鲍威尔此次中东之行，手无利器，内外受制，要将这场危机摆平，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4月11日华盛顿邮报有人撰文发问：鲍氏“如何调解仇恨”，将问题的症结统统推到巴以双方。这实在有失公允。美国若采取明智和一贯的中东政策，该地局势不至于恶化到目前的地步。然而亡羊补牢，时犹未晚。布什政府趁早理清思路，统一政策思想，中东局势还是可以向积极方面转化的。否则，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与人与己都没有什么好处。（发自美国纽约）